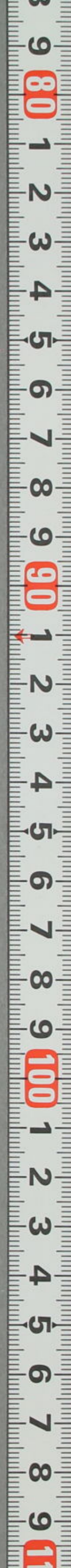


^ 16  
2676  
14



門 16  
號 2676  
卷 14



梨雲館類定袁中郎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二

公安袁宏道中郎著

孫憲健菘圃重鐫

尺牘

張幼于

擲卻進賢冠。作西湖蕩子。如初出阿鼻。乍升兜率。情景不可名狀。自今以往。守定坵壑。割斷區

袁中郎先生全集 卷三 尺牘



緣再不小草人世矣快哉昔士安作傳不錄兩龔六百日縣令恐遂不得與幼于同傳但彭澤黔婁業已先之舊史俱編入隱逸矣何恨哉

馮秀才其盛

割塵網升仙轂出宦牢生佛家此是塵沙第一佳趣夫鸚鵡不愛金籠而愛隴山者桎其體也鷓鴣之鳥不死於荒榛野草而死於稻梁者違其性也異類猶知自適可以人而桎梏於衣冠

豢養於祿食耶則亦可啜之甚矣一病幾歿幸爾瓦全未歿之身皆鬼獄之餘此而不知求退何以曰人病中屢辱垂念忽承大士之賜甚隆素懷走欲言之久矣

陶石簣

病夫竟解官矣至湖上矣君家兄弟幸如約早過一譚病夫此來攜得有二十斗珠璣當與君家兄弟共之

湯隕陸

聞鹽使者方至因憶令君端執手板奔波道旁  
腰肢爲之作痛麴蘖之賜感不可言紛靡中不  
忘故人乃爾弟昨與友人言吾儕居此但得地  
主不餉主不留行足矣何緣復當此橫施哉來  
札云酒畢再來取此一語甚妙弟讀畢捧誦再  
過復令小奚取筆旁加數圈然則弟可謂勇於  
服善者矣

朱司理

住錫山頗悶將戒舟而撫臺音至云當候部覆  
以是益悶遂乃放舟西湖極意縱觀六橋感子  
瞻之陳跡西陵歎綺羅之荒草鳳林覓鳥窠之  
旁枝孤山夢處士之梅鶴盤桓數日宿痾爲之  
頓解無何而陶周望至約以是月遍觀飛來五  
雲諸勝計桃花落後便可卒事近又聞黃山之  
中有一異人甚得無生之旨益深企慕將遂策

杖而往如能因病發藥療我百劫糾纏之病不  
肖將祝髮而從事永作方外人矣任心到此安  
得不適又安可責以人間世哉南北東西隨緣  
卽住一破衲頭安往而不得貧賤者乎初意欲  
作一書辭諸上官旣而思之貧賤之人姓名不  
祥不宜入簡牘又欲具刺則不敢手板則無謂  
以此自告免狀上官如明公者能幾人敢作如  
此放肆語邪着屐頗忙狂顛滿紙唯怨察

### 江進之

西湖桃柳之勝綺羅之豔山水之奇大率言不  
能盡近得陶石簣同遊尤佳石簣甚稱吾兄兩  
叙近聞黃山有一異人踪跡奇秘不肖將遂往  
觀之或卽渡江探會稽五泄或泛海參十二面  
大士或從海道入雁蕩上武夷俱未可知但有  
好山水有米糧一月也得一年也得不必安排  
前欲作字謝上官自今思之亦沒來由旣已投

却烏紗作一刻自在人尚可寫蠅頭手本舊屬  
知縣字樣汚人眼目乎省得一事是一事便宜  
此山人家窮算計也一笑

梅客生

走一病六月竟爾改官前者從枕上得尊札讀  
之痛<sup>缺</sup>不可言因笑謂家人曰梅公不難捨開  
府表生何有一小小知縣邪既而思之知縣賤  
而卑捨之甚易開府貴且尊捨之甚難知縣可

捨開府不可捨也何也開府無簿書牛馬之累  
終日高坐堂皇其折腰跪拜者皆金紫也既不  
妨飲酒又不妨好色又不妨叅禪開府官漸大  
位漸高三年一蔭六年二蔭若作二十年便蟬  
聯奕世矣三者皆高名厚利不可捨之實也操  
此三捨不得而梅公必不捨表生必欲勸梅公  
捨豈不迂而不更事哉顧冲菴用世如漢也蔣  
蘭居廉謹醇儒也冲菴豪傑人蘭居真學道人

不肖聞之阿三如此俟明公異日鑒定阿三至  
吳卽歸卓老一袈裟地竟不能有天下事安得  
復以理論哉

虞長孺僧孺

溪上落花詩妙甚夜來讀之至不能寐何物無  
情作此有情語兩髮僧不憂破具戒邪連日坐  
酒食地獄稍得出頭當攜舊麈尾來與公對擲  
二公真何氏兄弟再來也然求不談理屑不戒

饒二公見處又高古人一着子矣何代無奇士  
哉

孫心易

一月住西湖一月住鑑湖野人放浪坵壑怡心  
山水一種閑淡不敢輕易向官長言恐無端惹  
起人歸思冷却人宦情當奈何弟前路未知向  
何處去唯知出路由路而已山行之忙忙於作  
官草草奉復

羅澄溪

病賤罷官之人姓名不祥不宜入簡刺以是道  
山陰時不敢通一字舟過蕭山偶爲探子知得  
自恨魚服不深然亦竟夜引去草茅禮數自當  
如此非敢爲倨傲也分俸過多謝謝果然之腹  
乃得一月糧何幸如之

與仙人論性書

讀吳觀我問答文字知師卓識玄旨斷斷乎以

形神俱妙爲期下土賤士踴躍慶幸之不服何  
敢妄置一辭雖然洪鐘法鼓不叩不鳴浮漚細  
沫巨海不擇試竭蛙腸敢陳虜論夫心者萬物  
之影也形者幻心之托也神者諸想之元也生  
死屬形去來屬心細微流注屬神形有生死心  
無生死心有去來神無去來形如箕然諸仙赴  
箕偶爾一至箕之成壞無與於仙若使爲仙者  
認箕爲我必欲使之堅固不壞則亦愚惑甚矣



真口首先生全集 卷三  
心雖不以無物無然必以有物有辟之神若無  
箕則無所托因問有對因塵有想因異同有分  
別此心無前塵與瓦石無異故曰妄言妄者言  
其謬妄不實如俗言說謊扯淡是也神者變化  
莫測寂照自由之謂然莫測卽測自由亦自自  
卽有所由是何物極而言之亦是心形鍊極所  
現之象雖脫根塵實不離根塵經曰湛入合湛  
歸識邊際是也識卽神也玄沙云縱汝到秋潭

月影靜夜鐘聲隨叩擊以無虧逐波濤而不散  
猶是生歿岸頭事正是指此神識此識生天生  
地生人生物不識不知自然而然從上大仙皆  
是認此識爲本命元辰所以個個墮落有爲趣  
中多少豪傑被其沒溺可不懼哉然除却箕除  
却形除却心除却神畢竟何物爲本命元辰弟  
子至此亦眼橫鼻豎未免借註脚於燈檠筆架  
去也笑笑夫師現今有知所不足者非身也一

靈真性亘古亘今所不足者非長生也毛孔骨節無處非佛是謂形妙貪嗔慈忍無念非佛是謂神妙天堂地獄無情有佛無佛是謂拔宅飛身但恐師未到此境界耳若透此關我身我心我神皆如鏡中之影水上之沫有何問圖度爲他計算長久哉一切計較皆緣見性未真誤以神識爲性既誤認神便未免認神之軀殼既誤認軀殼便將形與神對性與命對性與命

對故曰性命雙修形與神對故曰形神俱妙種種過計皆始於此若夫真神真性天地之所不能載也淨穢之所不能遺也萬念之所不能緣也習識之所不能入也豈區區形骸所能對待者哉

陳正甫

近日挈盧敖輩竦身雲清偶爾飛錫至此問此下界人始知爲尊兄國土既爾狹路相逢不得

不爲作三日留城外淨室乞一間須淨而香乃  
可不則打掃斗山上書室也留歛大約不過三  
日卽往齊雲幸勿令人知

伯修

弟以二月初十日離無錫與陶石簣兄弟看花  
西湖一月不忍極言其樂復與石簣渡江食湘  
湖蓴菜探禹穴弔六陵住賀監湖十日又復從  
山陰道過諸暨觀五泄留連數日始從玉京同

歸平主未嘗看山看山始於此已又至杭挈諸  
君登天目住山五日天目奇勝甲于西浙又欲  
赴山中之約因便道之新安爲陳正甫所留縱  
談三日幾令斗山諸儒逃遁無地已復道巖鎮  
客潘景升家東西南北名士湊集者不下十餘  
人朝夕命吳兒度曲佐酒擬卽發足齊雲遊竟  
從新安江順流而下將攜家住南中過夏自墮  
地來不曾有此樂前後與石簣聚首三月餘無

袁中書先生集 卷三  
一日不游無一游不樂無一刻不譚無一談不  
暢不知眼耳鼻舌身意何福一旦至此但恐折  
盡後來官祿耳潘景升忒煞有趣是邱大表三  
一輩人已約同至杭道蘇之白下矣西湖看花  
是過去樂巖鎮聚首是見在樂與景升南遊是  
未來樂此後家何處客何處總不計較以世上  
事總不足計較也邱大亦客南中買居秦淮弟  
已約爲隣近來詩學大進詩集大饒詩腸大寬

詩眼大闊世人以詩爲詩未免爲詩苦弟以打  
草竿劈破玉爲詩故足樂也石簣問一爲詩弟  
無日不詩石簣無日不禪弟問一禪此是異同  
處虞長孺兄弟是真高士但其學問大有可商  
每云悟後方可調心神通出方是佛大率爲教  
典所誤僧孺頗有悟機只爲執定已見不肯虛  
心參訪不曾遇着一箇大力量宗師所以執藥  
成病然却是吾輩益友於陳正甫處得圓覺解

是圓覺解老兄耳正甫道心切甚但無奈太爺  
高道低太爺大道小太爺聰明道癡以此對面  
不相識山中人已約至吳孝廉家弟轉首卽會  
他未知彼度我我度彼吳觀我去歲住山五月  
眼尙醫不好觀我不急自家眼而急娘生眼又  
自家一雙光光眼不肯看人而反欲借金篦於  
他手不亦惑乎

趙無錫

弟看花西湖訪道天目往返吳越問四閱月足  
之所踏幾千餘里目之所見幾百餘山其他登  
覽贈寄之作亦幾成帙坵壑日近吏道日遠弟  
之心近狂矣癡矣聊述其顛末以博尊兄一笑  
賤眷居錫城久似爲部下人今者各寫治生帖  
子矣

沈廣乘

浙西之山無過天目奇邃不可言白嶽石亦奇

袁中書先生集 卷三  
但稍板大爲天目所形若使先登白嶽不知賞  
識當何如也山固有遇哉

徐崇白

辱遠使知公念我遊惰之人無毫忽人世想  
一切文字皆戲筆耳豈真與文士角雌較雄耶  
至於性命之學則真覺此念真切毋論吳人不  
能起余求之天下無一契旨者俗士不知又復  
從而指之可笑哉禪自有機有鋒生所說者皆

機也鋒也學問中之事豈宜令文人墨士觀哉  
數日圖歸方子公或上岸生徑行矣幸勿跡之

王百穀

讀來叙佳甚往歲會諸名士都無一字及禪以  
故吳令時每以吳儂不解語爲恨不知百穀之  
有意乎禪也然則僕之不能盡百穀者尚多奚  
獨禪也吳越佳山水登覽畧盡恨不能一一舉  
似百穀叙又去時匆匆未及報謝舟中勒數字

袁中郎先生集 卷三  
三  
托小白轉致之

錢象先

扇頭諸絕鮮妍如花淡冶如秋葱翠如山之色  
明媚若水之光林和靖陳無已不足道也鄙薄  
不能屬和奈何吳越佳山水登覽畧盡詩文已  
又成帙恨不令錢郎讀之擬卽往棲霞度夏有  
興能棹一舟相訪否

畢中翰

一別三月往返二千餘里家屬居尊宅若家不  
肖望梁溪若鄉賈島云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  
并州是故鄉不免有牢騷意若僕則樂之矣人  
豈蝦蟆也哉而思鄉乎夫鄉者愛憎是非之孔  
愁慘之獄父兄師友責望之藪也有何趣味而  
貪戀之浪仙亦愚矣哉妻孥僮僕若將終焉此  
尤事之極奇者非賢主人真心愛客焉得有此  
謝謝但此地去蘇太近今回亦不可久便欲移

之瓜步矣

王百穀

方小白來已致一牘遺之耶抑尚未及投耶本擬夜道姑蘇不意爲邏卒所得江侯以船逆之寶帶橋至寒山痛飲而別聞曹以新遂不祿可傷衙齋聚首三人者亡其一矣此翁無子身後得無他慮是人間第一快活事但尙有一女亦是業障男女有何佳處徒爲老年增幾重累至

外猶閉眼不得苦哉前過白嶽見求子者如汝不覺蹶蹶僕亦隨衆命道士通詞但云某子已多此後只願得不生子短命妾數人足矣聞者笑之因書之并傳足下一笑明日遂行買舟恐亦無及野人誓守坵壑不出矣會晤之間當在天宮佛土中邪眼前事如牛毛然今日牛毛明日龜毛矣唯有禪誦一事近可以消遣時日遠可以乞果來生不肖所以自勵勵足下者惟此



一事

朱司理

下走此行甚不唐捐自春徂夏耳目既奇良明復多觸思驚心大獲利益往猶見得此身與世爲礙近日覺與市井屠沽山鹿野獐街談市語皆同得去然尚不能合汚亦未免爲病何也名根未除猶有好淨的意思在於是譽之爲雋人則喜毀之爲小人則怒與人作清高事則順

作穢鄙事則逆蓋向只見得淨不妨穢魔不礙佛若今則活將箇袁中郎拋入東洋大海大家渾淪作一團去維摩經所謂外道六師彼所墮者此亦隨墮是已豈易到哉大約世人去官易去名難夫使官去而名不去戀名猶戀官也爲名所桎猶之桎於官也又安得徹底快活哉前會陳正甫比往似覺大進會間作何語下走已挈家之真州候船會晤何時言之痛切

東南山川秀媚不可言如少女時花婉弱可愛  
楚中非無名山大川然終是大漢將軍鹽商婦  
耳自春徂夏游殆三月由越返吳山行殆二千  
餘里山則飛來南屏五雲南北高峰會稽禹穴  
青口天目黃山白嶽水則西湖湘湖鑑湖錢塘  
江新安江而五泄爲最勝在諸暨縣百里外百  
幅鮫綃自天而挂洞則玉京煙霞水樂呼猿之

屬玉京奇甚泉則龍井虎跑真珠之屬其他不  
記名者尙多友則陶周望公望虞長孺僧孺王  
靜虛皆禪友也然皆禪而詩汪仲嘉梅季豹潘  
景升方子公皆詩友也然皆詩而雋就中唯周  
望與弟相終始相依三月僧則雲棲戒山湛然  
立玉雲棲古佛戒山法主湛然立玉禪伯也其  
他瑣瑣者固不暇尋紙筆所可喜者過越於亂  
文集中識出徐渭始是我朝第一詩人王李爲

之短氣。所可恨者。杭州假髻太闊。紹興搽粉太多。岳墳無十里朱樓。蘭亭一破敗亭子。袁中郎趣高而不飲酒。潘景升愛客而囊無一錢。其他浪遊之趣。非筆所能描寫。兄見帖。自當會之。弟游覽詩章。近亦成帙。其中非驚人語。則嗔人語。嗔人者。爲人所嗔也。昨長洲公已覓去。發刊弟嘗謂天下有大敗興事三。而破國亡家。不與山水朋友不相湊。一敗興也。朋友忙相聚。不久二

敗興也。游非其時。或花落山枯。三敗興也。弟茲游可謂兼之。豈非前報緣哉。

管東溟

湖上棲息一月。與良友相對一味。以觀山玩水。爲課如食荔枝。中邊皆甜。快活無量。後聞五泄天目之勝。乃復支策而去。始知修行無過幻住者。流連月餘。始歸。世人眼如豆。見如盲。一切是非議論。如甕中語。日月塚中語。天糞擔上語。中

書堂裏事。便勝得他。也只如勝得箇促織。就輪些便宜與他。也只當撒塊骨頭與蟻子而已焉。有堂堂丈夫與之計較長短哉。求正蹟刻成。遂爲後生津梁。利益不淺。謙嘿箴可謂警切。生犯此病久矣。當佩之以爲弦韋。

徐岡卿

定公果有效其益無量。但不知所守者中黃邪。良背耶抑數息邪。夫定亦難有出有入非定也。

令者爲若是邪。至於詩則不肖聊戲筆耳。信心而出信口而譚。世人喜唐僕則曰唐無詩。世人喜秦漢僕則曰秦漢無文。世人卑宋黜元僕則曰詩文在宋元。諸大家昔老子欲歿。聖人莊生譏毀孔子。然至今其書不廢。荀卿言性惡亦得與孟子同傳。何者見從已出不曾依傍半箇古人。所以他頂天立地。今人雖譏訕得却是廢他。不得不然。冀裏嚼查順口接屁倚勢欺良。如今

蘇州投靠家人一般記得幾箇爛熟故事便曰  
博識用得幾箇見成字眼亦曰騷人計騙杜工  
部固紮李空同一箇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  
以是言詩安在而不詩哉不肖惡之深所以立  
言亦自有矯枉之過公謂僕詩亦似唐人此言  
極是然要之幼于所取者皆僕似唐之詩非僕  
得意詩也夫其似唐者見取則其不取者斷斷  
乎非唐詩可知既非唐詩安得不謂中郎自有

之詩又安得以幼于之不取保中郎之不自得  
意耶僕求自得而已他則何敢知近日湖上諸  
作尤覺穢褻去唐愈遠然愈自得意昨已爲長  
洲公覓去發刊然僕逆知幼于之一抹到底決  
無一句入眼也何也真不似唐也不似唐是於  
唐律是大罪人也安可復謂之詩哉僕往贈幼  
于詩有譽起爲顛狂句顛狂二字甚好不知幼  
于亦以爲病夫僕非真知幼于之顛狂不過因

古人不顛不狂其名不彰之語故以此相贊  
如今人送富賈則曰俠送知縣則曰河陽彭澤  
此套語也夫顛狂二字豈可輕易奉承人者狂  
爲仲尼所思狂無論矣若顛在古人中亦不易  
得求之釋有普化焉張無盡詩曰槃山會裏翻  
筋斗到此方知普化顛是也化雖顛去實古佛  
也求之玄有周顛焉昔高帝所禮敬者也玄門  
尤多他如藍采和張三丰王害風之類皆是求

之儒有米顛焉米顛拜石呼爲丈人與蔡京書  
書中畫一船其顛尤可笑然臨終合掌曰象香  
國裏來象香國裡去此其去來豈草草者不肖  
恨幼于不顛狂耳若實顛狂將北面而事之豈  
直與幼于爲友哉至於所說吳儂不解語則尤  
與幼于無交涉夫家伯修與王以明皆真切學  
佛人伯修書本問學問何故系之以園亭歌兒  
若曰吳中解禪語者惟此輩爾夫園亭非有知

之物安得謂之解語此所謂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者也此禪機也以明書意同夫吳中詩誠佳字畫誠高然求一箇性命的影子百中無一千中無一至於文人尤難何也一生精力盡用之詩文章聖中也幼于自負能談名理所名者果何理耶他書無論卽如敝篋諸誦幼于能一一解得不如何是下三點如何是扇子跳踣上三十三天如何是一口吸盡西江水幼于雖通身

是口到此只恐亡鋒結舌去然則幼于尙不得謂之解語矣况其不逮幼于者耶僕自知詩文一字不通唯禪宗一事不敢多讓當今勅敵唯李宏甫先生一人其他精鍊衲子久叅禪伯敗於中郎之手者往往而是幼于不學禪安得攬入其中與虛幻荒唐之人交鋒比勢哉夫不肖自知幼于不必幼于之解語齊語楚語閩語倭語處處鄉談土音不同不必幼于之皆解夫幼

于之不解中郎語猶中郎之不解幼于語也天下事何必同而後快哉王二先生往往好事者造不根之言故不肖於集中特一辯白然如王如曹如公家兄弟皆不肖所敬者決不在不解語之列信筆鋪叙不覺滿紙不肖近於顛矣幼于既不愛顛請以自贈如何一笑

江進之

初一日從無錫發舟僅抵惠山今日可到常州

矣越行諸記描寫得甚好謔語居十之七莊語十之三然無一字不真把似如今作假事假文章人看當極其嗔恚若兄決定絕倒也近日作文如兄者絕少敝篋之叙謹嚴真實錦帆之叙流麗標致大都以審單家書之筆發以真切不浮之意比今之抵掌秦漢者自然不同所以可貴解脫更乞一叙前見湯海若作二虞溪上落花詩引子妙甚脫盡今日文人蹊徑長孺爲弟



叙亦極其詼諧皆至文也第不可與俗士觀耳

李季宣

世有耳甚熱而目不識聞名若古人而生實同時者若僕於兄是已僕投冠西歸江水如沸湯不可行姑欲卜隣真州僕南中交游甚少不得不告之尊兄夫士未有道魏不見信陵入洛不投張華者也敬遣一介先之

桑武進

兄丹鼎成矣乘彼白雲升於帝鄉當在旦暮弟學道遇魔墮落傍生趣者也何足多尚榜人晨發弟在夢寐中及醒始知舟行十餘里悵惘不可言弟如霜後之葉入春之冰壯心消耗已盡獨留此區區皮骨了却前生交搥袖衣債耳糊孫入果園豈有出理後期那復可知言之魂銷

錢象先

僕暫時卜居真州真州有友人李季宣快士也

嘉州府志卷之三十一 雜錄  
頗消客子岑寂而黃山詩俠潘髯以季子婚至  
古亭浪子邱大買居桃葉亦以次將至子公與  
僕同形影相聚不必言近日維揚亦有幾雋人  
可與語者以茲表生頗過快活日子不致落莫  
獨恨東南風不爲我吹却錢郎至耳百穀無恙  
可喜可喜數日前白下有人浪傳惡信僕驚愕  
殊朦朧訛言邪染房耶抑妬婦之口耶可恠可  
怪曹以新後事諸皆可畧但其遺文不可不爲

刊行不然亦當輯而藏之免爲酒甌酸甕所苦  
是在百穀與吾兄耳

### 江進之

弟暫棲真州城中房子寬闊可住弟平生好樓  
居今所居房有樓二間高爽而淨東西南北風  
皆可至亦快事也又得季宣爲友江上柳下時  
時納涼賦詩享人世不肯享之福說人間不敢  
說之語事他人不屑爲之事頗覺受用過陶元

亮王無功日子天蓋見弟兩年契苦已甚故用  
此相償不然何故暴得清福如此哉近日讀古  
今名人諸賦始知蘇子瞻歐陽永叔輩見識真  
不可及夫物始繁者終必簡始晦者終必明始  
亂者終必整始艱者終必流麗痛快其繁也晦  
也亂也艱也文之始也如衣之繁複禮之周折  
樂之古質封建井田之紛紛擾擾是也古之不  
能爲今者也勢也其簡也明也整也流麗痛快

也文之變也夫豈不能爲繁爲亂爲艱爲晦然  
已簡安用繁已整安用亂已明安用晦已流麗  
痛快安用贅牙之語艱深之辭辟如周書大誥  
多方等篇古之告示也今尙可作告示不毛詩  
鄭衛等風古之媠詞媒語也今人所唱銀柳絲  
掛鍼兒之類可一字相襲不世道旣變文亦因  
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也亦勢也張左之賦稍異  
楊馬至江淹庾信諸人抑又異矣唐賦最明白

簡易至蘇子瞻直文耳然賦體日變賦心益工  
古不可優後不可劣若使今日執筆機軸尤爲  
不同何也人事物態有時而更鄉語方言有時  
而易事今日之事則亦文今日之文而已矣盧  
楠諸君不知賦爲何物乃將經史海篇字眼盡  
意抄謄謬謂復古不亦大可笑哉

梨雲館類定袁中郎全集卷之二十一終

梨雲館類定袁中郎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三

公安袁宏道中郎著

孫憲健菘圃重鐫

尺牘

答陶石簣編修

得來札知兩兄在家叅禪世豈有叅得明白的  
禪若禪可叅得明白則現今目視耳聽髮豎眉

橫皆可叅得明白矣須知髮不以不叅而不豎  
眉不以不叅而不橫則禪不以不叅而不明明  
矣

答梅客生開府

近日與西卿往來甚密西卿聰明可人至其老  
成練達實僕之師近復發心學道僕謂西卿心  
則不可不發道則不必學西卿以爲然邸中無  
事日與永叔坡公作對坡公詩文卓絕無論卽

歐公詩文當與高岑分昭穆錢劉而下斷斷乎  
所不屑宏甫選蘇公文甚妥至於詩百未得一  
蘇公詩無一字不佳者青蓮能虛工部能實青  
蓮唯一於虛故目前每有遺景工部唯一於實  
故其詩能人而不能天能大能化而不能神蘇  
公之詩出世入世麤言細語總歸玄奧恍惚變  
恠無非情實蓋其才力旣高而學問識見又迥  
出二公之上故宜卓絕千古至其道不如杜逸

袁中書先生全集 卷三  
不如李此自氣運使然非才之過也今代知詩者徐涓稍不愧古人空同才雖高然未免爲工部奴僕北地而後皆重儻也公然侈爲大言一倡百和恬不知醜噫何可令有宋諸君子見哉

答陶石簣

石簣寄伯修書云近日看宗鏡錄可疑處甚多卽如三界唯心一切惟識二語三歲孩兒說得八十歲翁翁行不得又

問伯修此事了得了不得

記去歲此時正與兄登天目今弟走驢灰馬糞中而兄亦閉門讀書雖較之弟少爲安閒而離索之苦當倍於弟幾十分也讀來書極知真切但旣云唯心一切好惡境界皆自心現量也更何須問行與不行此何異牛肚中蟲計量天地廣狹長短哉夫三歲孩兒說得此是三歲孩兒神通也八十歲翁行不得此是八十歲翁衰頹

也於本分事何涉而自作葛藤耶了事不了事  
此在當人但不知兄以何爲了若以不疑爲了  
則指屈項伸鼻高眼低種種可疑者甚多若石  
簣又謂指屈項伸鼻高眼低此是當然原不足  
疑則世間舉無可疑者矣若以不怕死爲了世  
間自有一等決烈男子甘刃若飴者矣可俱謂  
之了生歟乎且夫怕死爲怕痛也痛可怕死  
獨不可怕乎又怕死後黑漫漫無半個熟識也

今黑夜獨坐尙可怕何況不怕死後無半個熟  
識乎弟於怕死怕閻羅雖不敢預期然怕痛怕  
黑夜獨坐則已甚矣兄縱不徹決不以怕痛怕  
黑夜爲有疑於道明矣何獨至於死而疑之孔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所謂遠人者遠人情也知人情之道則知兄之  
證聖與一切人之爲聖人久矣又安問了不了  
哉小說載一擔夫爲聖僧肩行李入山途中問

日觀公威德與佛何別聖僧曰佛自在我却不自在擔夫乃聳肩疾走而言曰你看我有甚不自在聖僧具天眼者卽時見夫相好具足因合掌作禮取行李自肩行未數步擔夫忽念彼從萬劫修來尙未成佛我乃凡夫安得詎爾念未旣聖僧見擔夫威光頓滅因訶之曰爾依前不得自在矣速荷擔去此語淺率大有妙義願兄着眼無作退心擔夫也笑笑

### 答梅客生

饑急於名飽急於樂口腹急於身體欲不教學何可得且教學則永無大官之望亦無長在仕途之望不唯官閒而心亦閒可以一意讀書也

又

僕謂邱李二兄之病正病在識上作活計耳非識不足也長儒解作墨客及游冶兒西卿歷官甚老成此等皆從識上淘汰得出謂之無識僕



不信也來書云實實有佛實實有道實實要學甚妙甚妙僕謂官與治客卽佛位也故曰實實有佛解作官作客卽佛道也故曰實實有道然官之理無盡治客蕩子之理亦無盡格套可厭氣習難除非真正英雄不能於此出手所謂日日新又日新者也豈鹵莽滅裂之夫所能草草承當者哉故曰實實要學如此註解不知可當溫陵長水不宋儒有腐學而無腐人今代有腐

人而無腐學宋時講理學者多腐而文章事功不腐今代講文章事功者腐而理學獨不腐宋時君子腐小人不腐今代君子小人多腐故僕謂當代可掩前古者惟陽明一派良知學問而已其他事功之顯赫若干肅愍王文成輩文章之燦爛若北地太倉輩豈曰無才然尙不敢與有宋諸君子敵遠敢望漢唐也徐文長病與人僕不能知獨知其詩爲近代高手若開府爲文

長立傳傳其病與人而僕爲叙其詩而傳之爲  
當代增色多矣

又

僕所謂佛卽官也卽今梅開府客生也今公求  
免於佛亦將求免爲客生耶須知客生無成無  
免佛亦無成無免所謂卽者猶是方便說法不  
得已之辭辟如有人云大海是水已是戲論而  
丈又欲令海求免於水可謂戲而又戲矣

與陳正甫提學

弟別後無他可述所得意事無如南中聚諸朋  
友往返數月所不得意事無如到京不見社中  
兄弟然畢竟苦不勝樂京師朋友多聞見多雖  
山水之樂不及南中而性命中朋友則十分倍  
之矣校文之職比之五馬體貌更覺嚴重然職  
之難稱有甚於守令者庸談陳詰千篇一律看  
之令人悶悶未若審單口詞之明白易省也舊

袁中郎先生全集卷三  
案可黜也而才士或有一日之短令甲宜遵也  
而千里之足多出於泛駕之馬故公而服人者  
百不一見也近日士習尤覺薄惡寬則如慈母  
之養驕子必且聚黨犯上嚴則學校有體過爲  
摧折恐亦惡傷其類未若百姓之法行而知恩  
德行而知畏也汪叅知會時作何語學問比常  
當亦長進否幸示及

荅王則之檢討

京中有苦有樂家中亦有苦有樂京中之苦在  
拜客家中之苦在無客可拜京中之苦在閉口  
不得家中之苦在開口不得京中之苦以眼目  
爲佛事家中之苦以眉毛爲佛事兩苦相較未  
知孰優孰劣唯兄自評定

荅吳敦之司理

往會附字潘景升問訊不覺又易春夏矣教官  
職甚易稱與弟拙懶最宜每月旦望向大京兆

一揖卽稱煩劇事歸則閉門讀書蹄輪之聲淡  
旬一有之近頗有一二相知可得快語者又衙  
齋與城東北湖水近多大剝薊酒雖貴時亦有  
見餉者觀此數事弟之情景豈不百倍吳令也

荅朱虞言司理

不通書問者八九月矣僕非忘尊兄者而踈濶  
若此知尊兄之知不在形迹決不以書問之疎  
密爲交道之重輕也僕作知縣不安知縣分至

鬱而疾疾而去而後已旣求退復不安求退分  
放浪湖山周流吳越竟歲忘歸及計窮橐盡無  
策可以糊口則又奔走風塵求教學先生其趨  
彌卑其策彌下不知當時厭官何意然教官比  
知縣畢竟心間無事明倫堂上不可謂非避世  
之地也尊兄聲實日茂政事之暇東南佳山水  
亦曾留心觀覽否僕離吳中後雖夢金閶亦投  
枕而起唯不能忘情兩洞庭及硯石支硎諸山

耳兄稍暇亦當飽觀毋作別後之憶

荅陶石簣

寄來詩文并佳古勝律律勝文至扇頭七言律尤爲奇絕昔白樂天謂元微之近日格律大進當是熟讀吾詩兄或者亦讀僕詩耶徐文長老年詩文幸爲索出恐一旦入醋婦酒媪之手二百年雲山便覺冷落此非細事也弟近日始遍閱宋人詩文宋人詩長於格而短於韻而其爲

文密於持論而疎於用裁然其中實有超秦漢而絕盛唐者此語非兄不以爲決然也夫詩文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歐蘇矯之不得不爲巨濤大海至其不爲漢唐人蓋有能之而不爲者未可以妾婦之恒態責丈夫也弟比來閒甚時時想像西湖樂事每得一景一語卽筆之於書以補舊記之缺書成可兩倍舊作容另致之

荅范光父水部

龍湖僧持書後已五易歲矣弟碌碌無可述者  
入山不深出宰不效不得已爲糊口計只乞得  
一片寒氊而京師燒桂煮玉終不免凍餒其妻  
子及門之徒原思頗多端木頗少弟將何以爲  
策哉雖復久別無可言者聊述數語博兄一開  
口耳

答梅客生

僕近日坐尊經閣與弟子談時藝樂亦不減閣

中有廿一史十三經及他書甚多窮官不必買  
書是第一快活事近地方可遊處則有北安門  
湖水及諸梵刹朋友則有一二小官齋郎典客  
之類絕口不談朝事者其胸中又無一段先入  
意見爲主僕遂得遺形縱舌不相妨礙縱彼不  
甚領畧而僕得大開口四肢暢適勝彼擎拳躬  
身閉吻嘿坐時多矣獨貧不能致客覺有不快  
僕有詩云貧厨非大祭未有肉留賓此紀實也

近日聽潘雪松說易甚快僕於易學不甚邃驟聞其說如聆天樂出世入世之理具此矣如義文周孔者真震旦國古佛也

孫司李

山陰弟舊時熟遊地彼處風物如蘭亭禹穴者皆古今所艷稱去城不遠獨五洩在諸暨百里外殆越中絕景倘巡察到彼亦當乘暇一遊徐文長今之李杜也其集多未入木乞吾兄化彼

中人士爲一板行交知中如陶太史石簣及乃弟爽齡皆真實穎秀又山陰一秀才王姓贊化名者杜門習靜足不踏城市曾與弟往來山中弟意非欲使兄物色之蓋欲其姓名上達使郡司李知其邦有賢人焉若是焉已矣夫以一郡之雄而弟所見所聞僅僅數丈石壁及一二措大則弟之迂腐不切亦畧可知矣

蘭澤雲澤兩叔

長安沙塵中無日不念荷葉山喬松古木也因  
嘆人生想念未有了期當其在荷葉山唯以一  
見京師爲快寂寞之時旣想熱鬧喧囂之場亦  
思閒靜人情大抵皆然如猴子在樹下則思量  
樹頭果及在樹頭則又思量樹下飯往往復復  
畧無停刻良亦苦矣尊叔雖居深山實享天宮  
之樂不可不知雙桂樹下酒甕如人樹皮如蟒  
黃山青色萬片飛來更不知有寒暑之易及人

問愛別離之苦由此觀之雖得一官亦當掉臂  
不顧明矣

荅梅客生

經理巡撫缺出生竊謂此事非梅公恐了不得  
今日見報明公在會推中此事恐當屬公矣近  
日事體大約如人家方有大盜而其妻妾尙在  
房中爭床第間事又如隔壁人告狀而我賣田  
鬻子爲之伸理至於產盡力竭而猶不止抑亦



可笑之甚矣。教官美處誠如來札，但所云不足者，亦自有說。昔在吳縣，妻妾衣食相足，然或經月不見面，往食虎邱黃魚，如喫黃土。今食頻婆餅餌，不減仙厨寺院，雖不閻遠，勝於訟庭僧。雖無可與語，雅於囚徒胥吏。蓋人或望尊榮厚實，多以爲不足。若直看作隱居之地，未有不足者矣。

與陶石簣

四月不得一字，懸念殊甚。數日前陪祀昭陵，飽看西北山色歸來，與伯修判斷聲價，畧定大約。諸陵山勢飛動，纖秀逼人，雖無黃墻碧瓦，其山自佳。西山若無諸大梵刹，便頑然一岡矣。碧雲水味絕佳，作寺者不爲芳塘澗澗，而礪小渠，從屋溜下，過水之不幸，抑至於此，可恨也。香山山色軒楹，比碧雲殊勝。望湖亭不作於龍潭，而作於裂帛湖上，此尤無識之甚。龍潭水光千頃，荷

香十里長堤迂曲迴環垂楊夾道大有江南風景惜無亭榭可布几筵耳近復得遍觀西苑花木禽鳥及鬼兒山等處尤爲奇絕

答樂之律

弟懶僻若是只合坐尊經閣讀書其實讀書亦不耐唯當枯守山林作一絕學無爲道人而已兄此時方銳意經濟聞弟斯言辟如持蘇合之丸而市蛄蟻之轉豈相入哉去歲湖上會尊大人及令弟一彈指失之家兄奔走講幄舍弟客南中金吾宅中盃酒深譚馬上明明頓成往跡人生離合如此言之淚墮

與李龍湖

小修帖來知翁在棲霞彼中有何人士可與語者生在此甚閒適得一意觀書學中又有廿一史及古名人集可讀窮官不須借書尤是快事近日最得意無如批點歐蘇二公文集歐公文

袁中書先生全集 卷三  
之佳無論其詩如傾江倒海直欲伯仲少陵宇宙間自有此一種奇觀但恨今人爲先入惡詩所障礙不能虛心盡讀耳蘇公詩高古不如老杜而超脫變恠過之有天地來一人而已僕嘗謂六朝無詩陶公有詩趣謝公有詩料餘子碌碌無足觀者至李杜而詩道始大韓柳元白歐詩之聖也蘇詩之神也彼謂宋不如唐者觀場之見耳豈真知詩爲何物哉

與無念

邱大帖來說公去會稽問麻城人說往江西及得小修書又云在白下想是近日神通廣大能分身說法不然向傳者之不一也

寄楊烏棲

卓叟旣到南想公決來接弟謂老卓南中旣相宜不必攬掇去湖上也亭州人雖多有相知如弱侯老師者乎山水有如棲霞牛首者乎房舍

有如天界報恩者乎一郡巾簪勢不相容老年  
人豈能堪此願公爲此老計長久幸勿造次

答張東阿

讀佳集清新雄麗無一語入近代蹊徑知兄丈  
非隨人脚跟者而邢少卿詩序中亦謂兄直法  
李唐不從王李入此語甚是僕竊謂王李固不  
足法法李唐猶王李也唐人妙處正在無法耳  
如六朝漢魏者唐人旣以爲不必法沈宋李杜

者唐之人雖慕之亦決不肯法此李唐所以度  
越千古也兄丈冥識玄解正以無法法唐者此  
又少卿序中未發之意故不肖爲補足之

答梅客生

麻城令去時僕與家兄屢以長孺爲托不意命  
薄如此真所謂轉喉觸諱者也江進之之苦不  
待言僕交遊半天下似此人者識見肝膽真不  
可多得縱不作吏部不思世間尙有作教官者

平三弟來又添一朋友此近日快心事卽近日  
所得之快友也眷屬初至一少姬病死未免作  
惡去役匆匆不暇他及

又

與諸大將校射卽語也有能勝我者卽大可與  
語人也明公更欲求何等人作可語哉近日無  
他受用但與一輩白頭腐儒杯酒往來覺無絲  
毫不相入處以此消遣間日不覺身之爲客也

卓老久無帖去湖上意似亦果生明春若無他  
往當騎驢衝寒至矣

又

令公出獵之日正不肖同諸秀才飲酒烹茶之  
日也雪中無事一味以管城相角每得佳語席  
上人同聲喝采亦自奇快不知并州兒之樂於  
不肖何如

又

措大持寸管。欲與塞上公較樂。辟如乞兒持殘羹。餘酒。矜張五侯之門。亦可謂不知量也。

答張東阿

細讀諸作。真是唐人風格。方之錢劉。未知孰爲優劣。近時學士大夫。頗諱言詩。有言詩者。又不肯細玩唐宋人詩。強爲大聲壯語。千篇一律。須一二賢者。極力挽回。始能翻此巢窟。拙稿存笥者。今以付木。尙未卒業。一窮廣文騎。歛段長安。

道上雖極落寔。差不廢吟咏耳。

與沈伯函水部

冬間寒氣甚厲。京城如雪窖。冷官如寒號。蟲每  
一出門。眉鬚皆凍。遠山春艸。數輩面皴。皮裂。碎  
語滿室。若得量移。便當圖南。不能兀兀長守此  
也。南郡地煖。以使君之尊臨之。如居第六天中。  
然。在兄丈。亦有小苦。江水雖浩莽。殊無意致。六  
橋三竺之想。那能一刻去胸中。一苦也。民俗樸

鄙酒甜而濁酸澁之態見於筵宴二苦也歌兒  
皆青陽過江字眼既訛音復乾硬三苦也又楚  
之言酸也愁也其山水所產之人多牢騷不平  
而其客於斯地者亦多化而爲愁如仲宣子美  
皆然兄才士而多情者也能不爲俗所移耶

與李子髯

尊嫂之變出自意外可傷可傷弟一歲之內三  
腸併裂其痛尤甚幸爾道力稍堅不至摧殘令

姊兒女情深近亦稍覺輕減禪那頗通貝典一  
室之內所見非焚香面佛卽垂髻安禪者世間  
兒女情態家計生策不唯不到眉亦復不到唇  
齒間矣終日見人死何以不怕死兄勉之

與江進之廷尉

廷尉之改弟有三快出入無禁賓客到門不訶  
弟與兄得長聚談一快也酒壇詩社添一素心  
友二快也暇時便可從容究竟無生失官得佛

見亦何恨三快也前梅中丞書來云江進之品格如此不免忌者之口寃哉弟與進之縱不得吏部不思世間尙有作教官者乎爲蚓爲龍誰大小箇中事兄勘破已久寧復置胸懷間哉扇頭詩奇進白肌元骨世人蔽錮已久當與兄併力喚醒近日宰官中有識此意者雖曾中時詩之毒然一呼卽覺不至如往時詩人被狂酒醜殺尙自以爲瓊漿甘露也旅中得謝在杭在彼

當不寂寞三弟亟稱在杭胸次爽潔氣味自當投合也

答謝在杭司理

三弟盛稱在杭胸懷如月詩思如水酒態如春每踞石臨流未嘗不思及兄如人從杭州來眉目鬚鬚皆說西湖今三弟滿面皆謝司理矣江進之才識甚超交遊中少見其比兩佳人聚首一城皆以瓠落亦異日一段佳話弟恨先去不



與七賢之數

答李元善卽子鬲

齋頭楊柳青翠若在眼前入春以來醉樹下幾  
迴同社幾人作詩文幾篇此皆弟時時形於夢  
想者京師此時霜風尙割人地皮枯裂山無寸  
毛非厚貂不得出直牽却好時節也近日與舍  
弟日課詩文一篇暇則讀書胸中浩浩如漲水  
忽決雲捲雷奔每一篇成兄弟自相嘆賞如蚌

蜃之自愛其轉人固以爲臭穢勿之恤也家兄  
近作比往大進弟才雖綿薄至於掃時詩之陋  
習爲末季之先驅辨歐韓之極寃搗鈍賊之巢  
穴自我而前未見有先發者亦弟得意事也寒  
天無事小修著導莊弟著廣莊各七篇導者導  
其流似疏非疏也廣者推廣其意自爲一莊如  
左氏之春秋易經之太元也近又著瓶史十三  
篇瓶史者記瓶花之目與說如陸羽茶經愚叟

牡丹志之類最爲醒目恨無力繕寫弟之近況  
止此而已

答毛太初

聞造房房已成否又聞爲真哥取親也行聘否  
此皆貧士極苦極繁難事奈何聚之一時每思  
吾兄吾姊遠處荒村兒女啼號攀竈倚甕實爲  
難堪纔得了婚又欲了嫁纔得上梁又欲析家  
一去一來未知何日得脫此苦兩甥從何師何

人能強阿翁前承索六子全書世間書可讀者  
甚多專索六子何也甥年尙幼古文且熟讀韓  
蘇餘不必讀倘志在芹葉坊刻時文看之不盡  
卽韓蘇亦姑可緩也

答王百穀

一窮廣文騎高骨馬兀兀東華道上有何情致  
而芬王先生口齒耶殘冬至春燕地特寒處溫  
室中如蝟入殼強出拜客鬚眉皆永手足僵冷

掖而入門。妻兒大笑。以爲琉璃光如來出世。一室之內。墮指裂膚。評語謾罵。不肖若不聞也者。方且揮毫命楮。恣意著述。每一篇成。跳躍大呼。若狂若顛。非誠不改其樂。聊以寬啼號之妻子也。南有堂前。旣添竹鶴。此猶第六天中。添得寶樹及伽陵鳥。奈何向鐵圍山人道耶。不肖往在吳。一鶴忽飛來衙齋。丹頂長喙。狎之甚馴。及病將歸之前一日。鶴忽長鳴飛去。似有知者。然自

今日譚及亦若談虎矣。

答梅客生

一春寒甚。西直門外柳尙無萌。葉花朝之夕。月甚明。寒風割目。與舍弟閒步東直道上。興不可遏。遂由北安門至藥王廟。觀御河水。時冰皮未解。一望浩白。冷光與月相磨。寒氣酸骨。趨至崇國寺。寂無一人。風鈴之聲。與鴉吠相應。苔殿上題額及古牌字。了了可讀。樹上寒鴉拍之不驚。

以礫投之亦不起疑其僵也忽大風吼簷陰沙  
四集擁面疾趨齒牙澁澁有聲爲樂未幾苦已  
百倍數日後又與舍弟一觀滿井枯條數莖略  
無新意京師之春如此窮官之興可知也

與郝仲輿

兩到門皆爲闈者所悞往日見兄無次不苦口  
言歸雙眉蹙蹙若處饑湯烈焰中今歸矣弟知  
兄無大苦惱也楚人有脫公子於門者以馬善

搗之曰奴也不力門者不疑而遣之論者以爲  
事公子之法則不可以爲非愛公子亦不可今  
當事者之處兄弟以爲楚人之所以事公子也  
青山白石何處不可托足此三寸錐子與其用  
之不果用之論奏孰若用之爲我用之泉石也  
此兄之所深願而不可得者已矣復何恨焉

答沈伯函

荆高之困極矣弟猶記少年過沙市時鬻塵如

沸諸大商巨賈鮮衣怒馬來往平康間金錢如  
坵綈錦如葦不數年中居民耗損市肆寂寥居  
者轉而南畝商者化爲遊客鬻房典僕之家十  
室而九而當事者時欲取羨於額外屢盈屢溢  
若之何不病且亟也今見灼見弊源大破舊習  
不耗國不厲民此正荆民更生之時而中官之  
虎而翼者至矣窮奇之腹復何所厭垂危之病  
而加之以毒荆人豈有命哉楚人悍而喜亂今

又激之噫此天下大可憂事也所望調停其中  
使饑虎不至於暴橫而商賈不至生心者唯在  
吾兄及當事諸大老耳時事如此將何所托足  
雖江河爲淚恐不足以盡賈生之哭也

馮侍郎座主

宏道疎節之罪上通於天久燕以來忽忽一歲  
無咫尺之刺通候師門豈非門墻之大罪人哉  
或者尊師矜其頑痴置之不齒宏庶幾可追萬

一之罪不然雖盡三千之衆擊雷門之鼓至於  
草縱床毀猶不足以懺罪之毫末也宏出宰不  
效勉就閒冷終年閉門惟以讀書爲事至於詩  
文間一把筆慨摹擬之流毒悲時論之險狹思  
一易其弦轍而才力單弱倡微和寡當今非吾  
師誰可就正者近日黃中允輝顧編修天峻李  
檢討騰芳亦時時商證此事辟諸將傾之棟非  
一二細木所能支得師一主張時論自定何也

以名與德與言皆足以厭心而奪其所趨也宏  
於近代得一詩人曰徐渭其詩盡翻窠臼自出  
手眼有長吉之奇而暢其語奪工部之骨而脫  
其膚挾子瞻之辨而逸其氣無論七子卽何李  
當在下風不知師曾見其詩否然亦宏之鄙見  
若此其當師意與否要非宏之所敢必也信筆  
縷縷似亦無忌憚之甚宏私謂若果見罪前此  
疎節已不勝其誅當在不重科之例若師憫其

情之無他而一槩容之雖有狂言亦必在矜恕之列矣

龔惟長先生

四月不得家信不知二舅遂有此變賤兄弟間之悽愴之極因思浮生倏忽真如電火愁者固愁不得幾何樂者又樂得幾何不如且料理末後一着爲吃緊餘俱閒事也甥近來於此道稍知退步不論世情學問煩惱懽喜退得一步卽

爲穩實多少受用退之一字實安樂法門也故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止卽退也顏氏之學欲從未由始有些子退步今尊所居之位卽退位也所行之事卽退事也功名能退而不入念否兒孫能退而不繫心否貪嗔媼綺能退而不作礙否能退世法卽道不能退道卽世法冷煖在心一反觀可知此近日所得省身要法十二時中第一捷徑簡易者故不辭縷縷

得邱長孺書知翁結菴白下聞之潘尙寶亦云  
南中山水清佳僕亦有卜居之志俟轉部當卽  
圖改近日讀何書有何得意事乞見示平生推  
服盱江今得作對當知慶幸之甚南中有伴侶  
矣若爲不南也

李龍湖

答王以明

近日始學讀書盡心觀歐九老蘇曾子固陳同

甫陸務觀諸公文集每讀一篇心悸口吐自以  
爲未嘗識字然性不耐靜讀未終帙已呼羸馬  
促諸年少出遊或逢佳山水耽翫竟日歸而自  
責頑鈍如此當何所成乃以一婢自監讀書稍  
倦令得訶責或提其耳或敲其頭或搔其鼻須  
快醒乃止婢不如令者罰治之習久漸慣苦讀  
古人微意或有一二悟解處輒叫號跳躍如渴  
鹿之奔泉也曹公曰老而好學惟吾與袁伯業



當知讀書亦是難事求之於今若老禿去華弱  
侯其人也去華易解已三脫稿而求精不已生  
精神散緩甚仗此老爲藥石畢竟舊習難除也

焦弱侯座主

宦途薄惡情態險側可笑無論師不欲聞卽弟  
子亦不欲言之時時於潘雪松處得白下動定  
知師良慰宏竊謂師少而讀書卽發二酉未盡  
之藏壯而成名卽博人間不易得之名老而居

山復結世出世大聰慧之侶種種殊勝之事萃  
諸一身他時縱位通顯其得意寧復過此知師  
之決不關懷也宏僻處東城交遊絕跡課士之  
暇粗有著述今呈二種求教

又

南中消息久疎不知師近日動定如何宏株守  
青壇又東城去人遠得一意讀書差易度日稍  
得轉部便圖改南非獨親傍佳人將亦卜居秦

淮爲終焉之計宏遊歷多矣山水之清佳人士之樸雅要未有如南中者也

李龍湖

兩通書侍者并無一耗豈書皆不達耶聞公結菴棲霞棲霞木石俱佳但面西度夏苦熱耳顧况詩云已是傷離客仍逢靳尚祠尙楚人也公於楚中無緣奈何復與此翁相對天界去城稍近中多閒地何不卜居於此宏稍轉卽圖改南

與公閒話之期近矣

答陶石簣

盛使家得兄書讀之快人放翁詩第所甚愛但濶大處不如歐蘇耳近讀陳同甫集氣魄豪蕩明允之亞周美成詩文亦可人世間騷人全不讀書隨聲妄詆欺侮先輩前有詩客謁弟偶見案上所抄歐公詩駭愕久之自悔從前未曾識字第笑謂真不識字非漫語也廣莊是弟去冬

所作瓶史乃今春著得者俱附上請教徐文長  
傳雖不甚核然大足爲文長吐氣往曾以老年  
著述托孫司李久不得報恨恨兄幸令侍者錄  
一紙送司李處渠當留意矣

答劉光州

往三弟道吳極口稱兄文藻氣骨抵燕後家兄  
語狀尤悉謂兄沉而毅淺於世味而深於名理  
南州固多士未有若君家兄弟之拔出者不肖

才不能文而心有所蓄間一發之於文如雨後  
之蛙狂呼暴噪聞者或謂之閣閣或謂之鼓吹  
然而蛙無是也兄丈讀而賞之大約如古人聽  
蛙愛驢鳴之類聲情所觸偶爾相關豈真下俚  
之語足以暢幽懷而發輿心哉兄丈過矣遠辱  
貺教慚慙之甚風便無恤好音

馮琢師

尚簿來有小啓通候師門想久入覽數日前於

黃中允處見師論詩手牘讀之躍然格外之論  
非大宗匠誰能先發末季陋習當從此一變矣  
宏近日始讀李唐及趙宋諸大家詩文如元白  
歐蘇與李杜班馬真足雁行坡公尤不可及宏  
謬謂前無作者而學語之士乃以詩不唐文不  
漢病之何異責南威以脂粉而唾西施之不能  
效顰乎宏胸中有懷不敢不吐自以爲世道隘  
矣舍師不言更有誰可言者故敢不避荒謬傾

陳庸見惟師矜其愚而教之令弟先生丰標玉  
立恨相識未久未足盡其奧論家兄弟近作皆  
欲請教以還朝在卽將面受斤削但不知行李  
以何日發宏眼欲穿矣

又

宏實不才無能供役作者獨謬謂古人詩文各  
出己見決不肯從人腳跟轉以故寧今寧俗不  
肯拾人一字詞客見者多戟手呵罵唯李龍湖

黃平倩梅客生陶公望顧升伯李湘洲諸公稍見許可自知狂謬數年藏匿不敢妄呈求教既而思之醜新婦無羞阿家之理遂不自量盡出鄙作而師寬其督責謬加獎藉是頑鈍之質尙可鞭策他日猶得附于李習之張文潛之列也宏之所以躍然喜也近日國事紛紜東山之望朝野共之但時不可爲豪傑無從着手真不若在山之樂也

答謝在杭

葡萄園之樂至今未減不意尊兄遂有此苦第謂此公最嫌人作樂每於世間樂人加意摧折觀兄今歲事與弟昨歲所遭卽可知已世間富貴功名之人快意儘多此公殊不見怪獨一二佻達之人罰之恐後乃知樂之一字其福倍于功名富貴遠矣吾兄豈以一二俗情上事而遂改弦易轍耶

答王繼津大司馬

宏道自爲童子卽熟伯勛名中懷跂仰如泰山  
喬嶽每念古人如姚宋韓范者旣異世不可得  
見嘗欲一見當今豪傑耳其高論而目其擘畫  
冀稍得聞時務之大畧與夫觀變應卒之機不  
意入仕之年正伯居洛之日猶幸與郎君同籍  
微聞緒論畧見典刑奈何盛年壯志遂抱宿草  
之痛哀哉此非獨一家之哭實某等之不幸也

當今國是紛紜無所取裁世道人事不言可知  
問之蘭孫伯骨力方健蒼生切東山之出四夷  
懷司馬之望恐不得安枕貼席於田野間也蘭  
孫丰標嶽立後來之雋存初年兄雖去猶存自  
當長笑山中何恨哉

答陶石簣

和君來得書甚快兄旣知此事不從問得便是  
好消息也弟近日始悟從前入處多是淨妙境

界一屬淨妙便是惡知惡解彼以本來無物與  
時時拂拭分頓漸優劣者此下劣凡夫之見耳  
尙未得謂之開眼况可謂之入道與

答李元善

文章新奇無定格式只要發人所不能發句法  
字法調法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  
近日有一種新奇套子似新實腐恐一落此套  
則尤可厭惡之甚然弟所期於兄實不止此世

情當出不當入塵緣當解不當結人我勝負心  
當退不當進若只同尋常人一般知見一般度  
日衆人所趨者我亦趨之如蠅之逐羶卽此便  
是小人行徑矣何貴爲丈夫哉若不爲所難爲  
忍所難忍此卽如蜉蝣營營水中不知日之將  
暮願兄具世外眼勿爲流俗所沉也

答王百穀

聞近况甚適又言將有岱宗之遊僕來歲亦將

乞假而南或得與杖屨相值亦佳事也江令君  
每會必劇談近復留心性命長安中得此良友  
殊不寂寞僕宦意甚闌又如作吳令時矣自思  
口腹無幾身世受用亦無幾安能勞碌事此生  
乎青羶雖間要亦有拜客及不情應答之苦終  
不若山居之穩貼也

答顧秀才紹甫

細繹來札具領深旨不肖况味復似去吳令之

日羈絏一官如觸籠之禽蓋上之欲如梅陶諸  
人擲冠投裾既不可得下之欲羶趨蠅赴甘宦  
途如美女如世人之所稔爲而又不可得一身  
騎兩頭馬此其所以益苦也近日漸學斷肉此  
亦是學隱居之一端將欲併禁諸欲未免爲血  
肉所使嘗自諦觀宦情不斷之根實在於此受  
用幾何而貪戀如是吁可笑也已然竟亦須斷  
之試期既迫此是兄未了大債司李書聊爲作



之恐不能爲力耳

答吳觀我編修

朗目不能不朗居士之目何也往日以山河大地爲目今以音聲語言爲目誰謂居士無目哉達摩云心如牆壁可以入道今居士眼如牆壁矣道在何處眼職視心官思功德則一眼浮在面心居肉團爲根是同舉世多無眼人而不知有無心者何也若使無心是道則無眼亦道居

士已得一根休復矣若眼光盡是瞎不是道則思慮盡者是真瞎其心者也眼不可瞎而心獨可瞎與達摩之言不知又當作何理會也如云牆壁言入道非言道體達摩直指人心者胡迂曲若此道若可入是門非道若言入門是從門入豈是家珍望居士詳悉指示

陶石簣

鄉僧某叅學頗力特來雲棲受戒更叅禮大居

士求差別智願石簣以錢塘江爲口秦望山爲  
拂子爲渠點破

李龍湖

白下人來云翁已去京更不知住何地有人云  
住通州老年旅泊未得所依世界真無友朋與  
何托足之無所也世人學道日進而僕日退近  
益學作下下根行孔子曰下學而上達棗柏曰  
其知彌高其行彌下始知古德教人修行持戒

卽是向上事彼言性言心言文言妙者皆虛見  
惑人所謂驢橛馬樞者也今叢林中如臨濟雲  
門諸宗皆已蕪沒獨牛山道場自唐以來不壞  
由此觀之果孰偏而孰圓耶淨土訣愛看者多  
然白業之本戒爲津梁望翁以語言三昧發明  
持戒因緣僕當募刻流布此救世之良藥利生  
之首事也幸勿以僕爲下劣而擯斥之

答陳正甫

學道人得一疑情如得一珍寶何也未有疑而  
不破破而不悟者但恐疑情輕微拈起便有不  
拈便無今日見些子道理明日又見些子道理  
則轉疑轉不悟耳弟輩往時逆人情說汪公便  
道是戲今來順人情說汪公便道是正此是汪  
公我執未化耳根不聰耳弟謂入頭不如兄者  
正在此處然弟輩往時實是擔板古人云行起  
解絕弟輩未免落入解坑所以但知無聲臭之

圓頓而不知洒掃應對之皆圓頓也弟近日頓  
學下下根行一切瑣碎等事力可能者斷斷行  
之自思大丈夫出世一番不得草草過日耳有  
可以切摩弟者望不惜苦口太原舅頗留心學  
問恐體面崇高不暇談及極感相待之厚更望  
有以植之

家報

四舅來聞大人及一家眷屬俱皈心白業此人

間第一希有事要知子孫滿前紆朱拖紫未足  
爲難唯信此一事是難之難者專持名字有甚  
麼難而人自生疑阻蓋此等出世大富貴天自  
不肯輕易與人也然欲學此事亦須堅行善法  
所謂善法者謂如利濟忍耐等事也蓋學道須  
先除我相慳貪等我相之最粗者人以我故慳  
貪若利濟則克卻慳貪之我也人以我故忿嫉  
若忍耐則克卻忿嫉之我也究竟到聖佛亦只

是無我宣尼言四絕而終之以無我是儒家亦  
先度我也金剛經言四相而始之以無我是諸  
佛亦只度得我也我之爲我其相甚粗而究竟  
到極微極細處聖佛安之故曰絕曰無學人習  
之故曰克曰度今之不達此理故將濟人利物  
皆看作小事噫孰知現前小事便是作聖作佛  
大解脫之場哉寄來十疑論一册望細心看閒  
時講與太母聽大人具出世知見當不以此爲

迂也

答無念

所云意識行不得一着子不知念禪如何受用  
世間未有名聞利養心不除煩惱火焰熾然而  
可云意識行不得者也夫貪嗔識也貪嗔不行  
卽是意識行不得也莫錯認也生輩從前亦坐  
此病望公剗卻且將起信智度一論理會一番  
方知近時老宿去此事尙遠遠在鄧公雖未必

證悟然一生修行當亦不至墮落若生與公全  
不修行我慢貢高其爲泥犁種子無疑此時但  
當慟哭懺悔而已公今影響禪門公案作兒戲  
語向謂公進不知乃墮落至此耶公如退步知  
非發大猛勇願與公同結淨侶若依前只是舊  
時人願公一字亦莫相寄徒添戲論無益矣

答陶石簣

弟學道至此時乃始得下落耳非是退卻初心

也此道甚大今人畧得路便云了事此實可笑  
如村間百姓不會見考童生考秀才及入場屋  
得雋等事但見扮演蔡中郎傳接唱一曲便中  
狀元遂謂及第如此之易輒生希冀雖三尺童  
子亦笑之矣妙喜與李叅政書初入門人不可  
不觀書中云往往士大夫悟得容易便不肯修  
行久久爲魔所攝此是士大夫一道保命符子  
經論中可證者甚多姑言其近者四卷楞伽達

磨印宗之書也龍樹智度論馬鳴起信論二祖  
師續佛慧燈之書也萬善同歸六卷永明和尙  
救宗門極弊之書也兄試看此書與近時毛道  
所談之禪同耶否耶近代之禪所以有此流弊  
者始則陽明以儒而濫禪旣則豁渠諸人以禪  
而濫儒禪者見諸儒汨沒世情之中以爲不礙  
而禪遂爲撥因果之禪儒者借禪家一切圓融  
之見以爲發前賢所未發而儒遂爲無忌憚之

儒不惟禪不成禪而儒亦不成儒矣海門居士  
於此事亦有入處第許之者非謂其止此而已  
若復自以爲足則尙是觀場之人與此道何啻  
千里先儒一二相似之語今時作舉業者亦往  
往有之此何足貴且此與生死何干所選先儒  
書第已見之要之無足道聖人之門閥尙未夢  
見况其奧者近讀雜花經中間種種奇特事可  
疑甚多若是表法則是本無是事而記者故張

大之與假門第飾虛詞者何異棗柏論華天宗  
旨一切俱以爲表其中若文殊普賢等皆宗而  
表矣然則所謂表法者有是事謂之表耶抑無  
是事耶棗柏又云古來聖賢如仲尼顏淵等皆  
是表法實無是人是明明說二經所載諸事如  
論語記孔顏一般果可謂之有耶抑可謂之無  
耶兄試爲弟通之幸勿以相似言語巧作和會  
也西方合論是第殘冬所著恐尙有不親切處

幸詳悉正之夏月入盤山東南無此奇觀西方  
自當退一舍拙詩寄覽弟自去年九月已斷作  
詩偶探奇不免見獵耳

答黃無淨祠部

弟往在邸嘗語伯修曰今時作官遭橫口橫事  
者甚多安知獨不到我等也今日弔同鄉明日  
弔同年又明日弔某大老鬼多於人哭倍於賀  
又安知不到我等也以是無會不極口勸伯修

歸及警策身心事蓋深慮朝露之無常石火之  
不待不幸而不待者果不相待痛哉然伯修有  
甚深慧中陰當得自由但未盡漏人未免添一  
番苦耳以弟觀之眼前數十年內所餘幾何縱  
復得之有何光景若不力學皆是添業之日程  
途有分資糧早辦便爲得計去之遲速可勿論  
也後事賴諸長兄得辦雖復骨肉何以加此弟  
將以仲春前後迎至三輔水道迂緩從陸程爲



便計至之日家祖母遂亦長逝此情可知

梨雲館類定袁中郎全集卷之二十三終

